



呂氏春秋

三

013  
3482  
3



門口 13  
號 8482  
卷 3



呂氏春秋卷之六

季夏紀

六月紀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

季夏夏之六月也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日

躔此昏心中且奎中

心東方宿宋之分野是月昏且

時皆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

於南方其音徵律中林鐘

林衆鐘聚陰律也陽氣衰陰

音應林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鐘也涼風如至蟋蟀居宇

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始至蟋蟀蜻蛚

爾雅謂之暴陰氣應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螢蚺

故居宇鳴以促織

蚤

呂氏春秋

卷之六

昭利年12月20日寄  
原中三郎贈

通雅兩雅云螢火即螢  
或作蚺月令李夏  
腐蚺為螢三氏春秋  
化為螢研淮南子腐  
中化為研注研為馬螭  
名曰秦渠則矣矣

秋節將至故鷹順殺氣自習肄為將搏鷲也蚺  
馬駘也蚺讀如蹊徑之蹊幽州謂之秦渠一日  
螢火天子居明堂右个明堂何南堂乘朱輅駕

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雉其器高

以物是月也令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龜漁師

官也鼉皮可作鼓詩曰鼉鼓鼉鼉鼉可為鼉傳

日楚人獻龜於鄭靈公靈公不與公子家龜羹

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皆不害人易得故

言取也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也龜神

廟尊之故曰升也乃命虞人入材葦虞人掌山

葦供國是月也令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

養犧牲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

下大夫受郡周時縣大郡小至秦始皇兼天下

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說周制畿

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秩令民無不咸

出其力出其力以聚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

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之靈為民祈福是月

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一作

遷志黑黃蒼赤莫不質良婦人善別五色故命

黑謂之黼赤與黑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

白謂之章修其法章不有差志故黑蒼黃赤之

美善勿敢僞詐以給郊廟祭祀之服郊祀天以

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熊虎為旗章服也

日度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

或斬伐虞人掌山林之官行察也不可以興土

月令每命字

不

三句二日高注實解不為羨正又恐有訛二日或為二日

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毋舉大事。以搖蕩於氣。土工築臺穿池合諸侯造盟會也。於時不時故。母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無日搖蕩於氣。母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無妨害神農耘耨之事。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昔炎帝殖穀號為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為神農。巡行堰祿修治之功於此時。或舉大事。妨害農事。有天殃之罰。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火雨燒薙。行水灌之。如以熱湯。可以成糞田疇。美土疆。界畔。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十日為旬。二日者陰晦朔日也。月十日一雨。又二十

日一雨。一月中得二日耳。故曰三旬二日。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國多風欬。人乃遷徙。春木玉木性墮落。陽發多雨而行其令。故穀實散落。民病風欬。上氣也。民遷徙。移家。春陽布散也。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丘高隰下也。言高下有水潦。熟也。金干火故多。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女災。生子不育也。驚四鄙入保。冬陰閉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也。鷹隼早驚。象冬氣殺戮四界之民。畏寇賊之來。故中央土。其日戊巳。戊巳土。日入城郭自保守也。中央土。其日戊巳。土王中央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祀為中央之帝。后土官共工氏子。句龍能平九土。死託祀為后土之神。其蟲倮。其音宮。陽發散越而屬倮。倮。其蟲麒麟。為律中黃

呂氏春秋

卷之六

三

鐘之宮其數五

黃鐘陽律也竹管音中黃鐘之宮也其數五五行之數土第五

也其味甘其臭香

土味甘其祀中雷祭先心

中央故祀中雷雷室中之祭祭后土也祭祀之肉先進心火也

天子居太廟太室

大輅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

食稷與牛

音律

二曰黃鐘生林鐘

太簇正 太簇生南呂

姑洗生應鐘

賓生大呂

夾鐘

仲呂

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

呂

相生上者上

風日至則月鐘其風

冬至日日極短

太簇仲春生夾鐘

夏日長至

夏氏春秋

卷之六

四

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黃鐘十一月也數將幾終大呂十月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使太簇之月陽氣始生正月大簇冬至後四十六日立草木繁動令農發土無或春故曰陽氣始生失時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鐘二月無或作事以害羣生事兵戎事也故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修利姑洗三月也時雨申之此令嘉氣趣至順其陽德故仲呂之月無聚大眾巡

二二作功

禾

俠一作孩

刑

勸農事仲呂四月大眾謂軍旅工役也順陽長必循行農養無役大眾妨廢農工故戒之曰無也事勸率之草木方長無攜民心民當務農長養心攜離逆上命也糝賓之月陽氣在土安壯養故戒之曰無也糝賓五月壯盛依少本朝不靜草木早槁朝政不寧故草木變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將動墮落早杜槁也始刑林鐘六月刑殺也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無發大事以將陽氣將夷則之月修法飭則選士厲兵夷則七月也飭讀如敕飭正刑法詰誅不義以懷遠方南呂之月蟄蟲入穴南呂八月趣農收取仲秋大雨無敢懈怠以多為務無射之月

疾斷有罪。當法勿赦。無射九月無留獄訟。以亟以故。應鐘十月  
故事。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為冬。應鐘十月  
陰閉於上。修別一作辨喪紀。審民所終。審慎終卒  
故不通。親疎輕重之紀。故一作辨喪紀。審民所終。審慎終卒  
日審民所終也。

音初

三日。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蕢山。孔甲禹後十  
發之祖。祭之。天大風晦盲。盲與孔甲迷惑。入於  
民室。主人方乳。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  
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  
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慕動

宗田獵也

拆捺當作折捺

一合天字

拆捺。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以其無足。遂為  
之子有。天殃也。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斧  
之歌。實始為東音。為東陽禹行功。見塗山之女。  
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遇禮也。禹未之禮。而巡  
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塗山  
廼近當塗也。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  
為南音。南方國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  
召南。取塗山氏女周昭王親將征荆。周昭王康  
王之父。荆楚也。秦莊。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  
王諱楚。避之日荆。右兵車。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扞於漢中。扞

右兵車也。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扞於漢中。

曰佐讀

哉

音曰顛 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振救也。左傳曰：齊桓公伐楚，讓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及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敢不共乎？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為沒於漢，辛餘靡焉。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為長公。西方也。以辛餘靡有振王之方，故賞之為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西音周之音。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取西音以為秦國之樂音。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成猶重。飲食必以鼓。樂鼓。帝令燕往視之。一作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少選

擾混恐當作煩渾

須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帝天也。天令燕降卵於有娥氏女吞之，生契。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有娥氏女，方將帝立子生商。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北音，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蕩音成於外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俗風察其風而知其志。一作意。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為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弊惡。水煩則魚鼈不大。擾世濁則禮煩而樂淫。煩亂。淫邪。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流辟、詭越、悖濫之音。

卷之六 七



出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

制樂

四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至樂至和之樂，至治至德之治。其治

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亂世則慢

以樂矣。今室閉戶牖，動天地一室也。故成湯之

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且其大拱。書叙云伊

亳有桑穀，祥其生於朝。太戊太甲之孫太康之子也。號為中宗。滿兩手曰拱。湯生仲丁，仲丁生

太甲。太甲生太康。太康生太戊。凡五君矣。此云湯之時，不亦謬乎？由此觀之，曝成陽市門無敢

室作室閉一作閉

穀

說苑君道篇為大戊時事是矣

穀

增損一字者明良不韋之勢耳。故揚其吏請卜

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而歸也。其故。灼龜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

見祥而為不祥，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

妖而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吊喪。

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止。止故禍今福之所倚。

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極。周

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

東西南北，不出國郊。邑外曰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

之動，為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

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

之也。對曰：典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  
 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  
 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典事動衆，以增國  
 城，是重吾罪也。不可。移咎徵於他人是文王曰：  
 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  
 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飭讀如敕，飭  
正其辭令也  
 幣帛，以禮豪士。弊圭璧帛，玄纁也頒其爵列，等級田疇，  
 以賞一作賓羣臣。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  
 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  
 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剪妖也。宋景公

幣

之時，熒惑在心。景公元公佐之子樂熒惑五星  
之一火之精也，心東方宿，宋之  
 分野，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  
宋之  
 太史能占宿，度者故問之。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  
 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  
 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  
 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子韋曰：  
 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為人君  
 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  
 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  
 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

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也。星宿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  
以德復星也 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明理 理在禮

五曰。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極亂國之主。未嘗知樂者。是常主也。夫有天賞。得為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是正坐於夕室也。夕室以喻

悲人也言其室邪不正徒正其坐也 其所謂正。乃不正矣。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適時也 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寒暑則不當。陰陽失次。四時易節。人民淫爍不固。淫邪銷爍不一也 禽獸胎消不殖。銷爍不成不長殖也 草木痺小不滋。滋亦長也 五穀萎敗不成。成熱也 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倒逆也 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

五曰天檢石氏曰雲如牛狀

七曰天衡出如人蒼衣赤頭不動

通雅曰倍備淮南子通雅曰倍備淮南子  
宜訓作背諱漢書天文志作背况今沈水或作瀟水可證  
晉書作冠珥背瑤

河圖云歲星之精流為天棊  
變之散為蚩尤旗  
天棊

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一作且不知義理。其雲

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雲氣形狀如物之形也有

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衡物之氣也

有其狀若懸金而赤。其名曰雲旂。雲氣之象旂旗者有

其狀若衆馬以鬪。其名曰滑馬。五行傳為馬妖也有其

狀若衆植華。一作藿以長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

旂。旂其日有鬪蝕。有倍備。有暈珥。鬪食兩日共鬪而相食倍

備暈珥皆日旁之危氣也在兩傍反出為倍在上反出為備在上內向為冠兩傍內向為珥暈

讀為君氣圍繞日周匝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曰暈也有不光。有不及。一作反

景。有衆日竝出。有晝盲。盲冥也有霄見。霄夜見明其日

有薄蝕。薄迫也日月激會相掩名為薄蝕有暉珥。有偏盲。有四

月竝出。有二月竝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

小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熒惑火精

有彗星。有天棊。有天欂。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

干楫也有賊星。有鬪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

至屬猶下不屬地。至屬猶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

山之楫。楫林木也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

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毘。毘脚也音揚子愛許一毛之許有

菟生雉。雉亦生鵄。鵄一名冠爵於五有螟集其

國。其音匈匈。食心為螟音聲飛匈匈國有游蛇

黑告  
物作殊

碩  
注同

碩 迂  
碩哥通雅曰碩碩  
之誤迎作選  
正字通曰言見明理  
篇引子華子曰世  
之民長短碩哥百疾  
註碩哥言其悖也  
之狀百疾變詐也  
譌作哥高誘註不  
知哥為哥之譌也  
以迎叔哥非也碩與  
哥通有牛暗二音改  
音禎訓大頭並非

西東於五行傳為蛇妖也馬牛乃言言語皆犬

彘乃連連合皆有狼入於國河圖曰野鳥有人

自天降降下人市有舞鵙國有行飛馬有

生角於五行傳雄鷄五足羽蟲有豕一作生而

彌彌蹄不甲也於五行鷄卵多假有社遷處有

豕生狗於五行傳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

革上帝降禍凶災必亟其殘亡死喪殄絕

無類流散循饑無日矣循大此皆亂國之所生

也不能勝數盡荆越之竹猶不能書楚越竹所

能勝書者故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碩哥

妖多也

百疾疾病也長短者無節度也哥猶大哥迎也

也民多疾癘道多祿繼盲禿偃厖萬恠皆生小

見被也緇褻袷上繩也言民繼負其子走道跛

而散去盲無見禿無髮偃偃俯者也厖短仰者

也故亂世之主烏聞至樂烏安不聞至樂

其樂不樂

呂氏春秋卷之六 終

呂氏春秋 卷之六



陽律也。竹管音與夷則和。太陽氣衰，太陰氣發。萬物肅然，應法成性。故曰律中夷則，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其味辛，其臭腥。五行金味，其祀門。四，故曰九。祭先肝，祀之肉，用其勝，故先進肝。又曰肝，金也。祭自用其涼風至，白露降。風為損，降下。寒蟬鳴，鷹藏也。乃祭鳥，始用行戮。寒蟬得寒氣，鼓翼而鳴。時侯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於天子居總章左。是持了始行戮，刑罰順秋氣。天子居總章左。一，明之也。故曰總章左，南頭室也。乘戎路，駕白駱。戎路，白路也。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白也。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大金畜也，廉利也。象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至

後四十六日，立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盛德在金，主西方也。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九里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金氣用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雋材過萬人曰，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誅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慎戒有姦罪者，搏執之也。理獄，故曰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爭罪曰獄，決之者必得其正平。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肅殺不直者戮而刑之。天地始肅，不可以贏。素氣

按審斷二字，禮記屬下句讀

素氣淮南子注作殺

呂氏春秋

卷之七

二

俾  
均月令作坏为是或云  
古音通用

始行不可以驕。羸犯令，必誅。故曰不可以羸。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

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

以備水潦。是月月麗於畢，恐雨滂沱，故預完隄防，備水潦。修宮室，圻墻

垣，補城郭。圻讀如符，垣猶培也。是月也，無以封侯，立大官。

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金氣收藏，不宜行也。行之是令。

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

敗穀，戎兵乃來。冬水王而行其令，故陰氣大勝，介蟲敗其穀也。金水相

并則戎兵來侵為害。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

復還。五穀不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枯旱也。是月涼風用事而行春煥之令

而穀更生，故害而不成實也。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

多瘡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金火寒熱相干，不節，使民病瘡疾，寒熱所生。

蕩兵。一作用兵。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偃兵，止兵之所自

來者，上矣。一作與始有民俱，俱凡兵也者，威也。

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

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

移。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黃黃帝，炎炎帝。

炎帝為火災，黃帝滅之也。共工氏固次作難矣。共工治九州，有異高辛氏。

爭為帝而亡。故曰次作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一作廢。勝

者用事。又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

與

呂氏春秋 卷之七



矣。蚩尤少皞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

木以戰矣。勝者為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

君。也。立置。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

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

戰勝而為長。故曰出於爭。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

可止。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古之賢王。有義兵

而無有偃兵。家無怒咎。一作。則豎子嬰兒見之有

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也。立見天

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

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

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義

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饑死者。欲禁天下之食

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

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

之若水火然。水以療湯。火以熟食。兵以除亂。夫何偃也。故曰若水火然。善用

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若用藥者然。得良

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

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

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

矣。少選。須臾也。賢不肖者。用兵皆欲得勝。是其同也。巨。柄畧。微。要妙。觀未萌之萌也。察

渴

饑一作食  
饑與渴同  
群書曰治要三情下皆有  
矣字

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一作挂刺兵也。連一作速反兵也。侈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彊。談雖辯。文學雖博。猶不見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若民。一作弱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走歸若彊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况於暴君乎。

若一作若

振亂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絕。賢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秀士治土也。宜察恣行之主與民相離。必舉兵誅之。誅君弔民。故曰義也。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治主之兵救其民。故曰生且辱者也。而榮。且苦者也。而逸。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况於不肖者乎。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

人上恐疏与

說

是

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  
 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  
 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  
 害在此。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攻伐欲陷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而取舍人異。攻伐欲破人。救守欲全人。故曰取舍人異。  
 以辯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  
 心。誣也。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為悖。實知之而自欺其心。是為誣。誣悖之士。  
 雖辯無用矣。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  
 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為天下之長  
 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為深。說若是者。為天下之患。為黔首

之害深而大也。夫以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熟  
 察此論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  
 義也。攻無道。而罰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  
 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  
 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遂猶長也。凡人之所以惡為  
 無道不義者。為其罰也。所以斬有道行有義者。  
 為其賞也。斬讀日祈。或作勤。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之。  
 也。雖存幸耳。賞之非也。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雖窮不幸  
 耳。罰之。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  
 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為大。論若是者。賞所當罰。罰所當賞。

呂氏春秋

卷之七

六

亂天下而害黔首最為大也

### 禁塞

四日。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凡救守者。太上以說。其次以兵。以威以說。則承從。徒一作多。羣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卧則夢之。自今單唇乾肺。費神傷魂。單盡乾晞。費損神人之神也。魂人之陽精也。陽精為魂。陰精為魄。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下稱五霸名士之謀。以信其事。信明也。其事。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制者主也。謂敵

單與燁古通

於

必疑當作生

晉獻公三字可疑

之主。行說語眾。以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盡也。則必反之。兵矣。說不見從。故反之於兵。則必鬪爭之情。必且殺人。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晉獻公曰。物不兩施。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晉獻公伐麗戎。史蘇曰。勝而不吉。故曰。禍乃始長也。先王之法曰。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於義可攻。可伐。攻伐不可取。於義不可攻。不可伐。故不可非也。惟義

於義可攻可伐

攻伐不可取

惟義

依下列屬字衍

所救守不可非。於義當救當救守不可取。於義  
當救不可取。惟義兵為可兵苟義攻伐亦可救。  
而有之也。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使夏桀殷  
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  
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  
者幸也。晉厲公景公之子州蒲也。陳靈公共公  
國時僭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  
未知其屬為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  
瑤知必國為丘墟。身為刑戮。吾未知其為不善  
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

東  
華一作幸  
敗齊下晚取五城南敗五  
字  
魏軍上晚取三百里敗

贖徒谷切管十五行篇毛  
昭不贖注謂貽敗漬也

匠麗氏晉大夫家也。厲公無道。陳靈知必死於  
樂書中行偃殺之於匠麗氏也。夏徵舒過之。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  
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故曰死  
於夏。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為不善之至  
於此也。溫魏邑也。宋康王名偃。宋元公佐六世  
齊楚魏軍於溫。史齊楚魏為敵國。以革囊盛血  
懸而射之。號曰射天。諸侯患之。咸曰。宋復為紂  
不可不誅。即位四十七年。齊潛王與楚魏  
伐宋。遂滅之。而三分其地。故曰死於溫。此七  
君者。大為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  
為萬數。萬人一數之言壯俊老幼胎贖之死者。  
大實平原廣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洫。

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爲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爲京丘若山陵。戰鬪殺人合土築之以爲京觀。故謂之京丘。若山陵高大也。世有與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夫無道者之恣行幸矣。不得誅滅幸也。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者之幸也。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賢者益疑矣。疑惟其何以益幸也。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

懷寵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辯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必當義然後議。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知義兵救民之命不殺害。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奉送也。以彰好惡。好其顯民惡其惡君也。信與民期。以奪敵資。以信與民期不違之也。資用也。敵以暴虐用其民。故以信義奪其民。

也。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無道，倨傲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警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下不惠民，徵歛無期，求索無厭，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爲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爲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一作民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救。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一家祿之以里聽者，祿之以里。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二十五

十五家以鄉聽者，祿之以鄉。周禮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家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周禮八家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一國，國都也，周禮二千五百家爲縣上鄉邑皆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也，周禮二千五百家爲縣四縣爲都，然則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矣。舉其秀士。一本作秀雋而封侯之。秀士，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見其長老而敬禮之，皆益其祿，加其級，論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

其一作若群書治要注若

禮民懷其德。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生活則天下必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兵不接刃。而民服其化。

呂氏春秋卷之七 終

呂氏春秋卷之八

仲秋紀

八月紀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

仲秋夏之八月。角東方宿。韓鄭之分野。是月日

躔此宿

昏牽牛中。旦觜觶中。

牽牛北方宿。越之分野。觜觶西方宿。魏之分

分野是月昏且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

南呂陰律。是月陽氣內藏。陰呂於陽。任其

成功竹管音中南呂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

肝。涼風生。候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是月候時之鴈從北

漠中來。南過周雒。之彭蠡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御寒也。故曰羣鳥養羞。

天子居



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太廟中央室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陰氣發老年衰。故其養之。授其几杖。賦行飲食糜粥之惺。今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共老人之杖。有。小大。度。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司服主衣服之官。將飾正服。故命之也。上曰衣。下曰裳。青與赤五色。備謂之繡。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禮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饗先王則衮冕。饗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五岳則絺冕。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弁服。視朝則皮弁服。皮者鹿皮。冠服者素幘也。故曰小大。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短。長冠帶。有常也。

當。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無。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凌弱為枉。違疆為撓。是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宰於周禮為克人。掌養祭祀之犧牲。繫于牢芻之三月也。視大祝以駢牲事神。祈福祥也。巡行犧牲。視其全具者。恐其毀傷。案其芻豢之薄厚。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瞻肥瘠。察物色也。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天子乃儻。禦佐疾。以通秋氣。儻。難。逐。疫。除。不。祥。也。禦。止。也。佐。疾。謂。瘵。也。以。犬。難。以。止。之。也。以。通。達。秋。氣。使。不。壅。閉。以。犬。嘗。麻。先。祭。寢。廟。犬。金。畜。也。麻。始。熟。故。嘗。之。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宗。廟。日。都。無。日。邑。穿。竇。窳。修。困。倉。穿。水。不。欲。地。濕。穿。窳。所以。盛。穀。修。治。困。倉。乃。命。有。司。仲。秋。大。內。穀。當。入。也。圓。曰。困。方。曰。倉。乃。命。有。司。

我亦  
失時下禮記有其失時  
四十三

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有司於周禮為場人  
之屬。詩云。亦有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疑。  
吉蓄以禦冬也。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  
也。晝漏五十刻。夜漏五十刻。故日日殺氣浸盛。  
夜分將蟄之蟲。俯近其所蟄之戶。  
陽氣日衰。水始涸。殺氣涸。陰日夜分。則一度量。  
也。度。尺丈。平權衡。正鈞石。齊升甬。權秤衡也。三  
量。釜鍾也。二十斤為石。升。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  
甬。皆量器也。易關市。不征稅也。故商旅來。市賤鬻  
以便民事。貴日商旅者。行商也。以所有易所無  
民得其求。故四方來雜。遠鄉皆至。雜會也。閔市  
日。以便民事。四方來雜。遠鄉皆至。不征故遠鄉  
至。則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上無乏用。所求得也。

曰

春元燥

事非一。故百  
事遂成也。凡舉大事。無逆天數。必順其時。乃  
因其類。因順其事。類不干逆。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行之  
行是之令也。故白露降三旬。成萬物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  
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天陽炕燥。而行溫仁之  
草木榮華。李梅之屬。冬實也。金行。夏令。則其國  
木相干。有兵象。故曰國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  
早。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夏氣盛陽。故炎旱。使蟄  
萌生也。於洪範五行。為恒。應之徵。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  
行。草木早死。冬寒嚴猛。故風災數發。收藏之  
雷先動。行未當。行。故曰先也。

論威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疎之所

於已群書治要作人情

雖拙 猶克

振与接同古字通用

由起也。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得紀則治而安失紀則亂而危也。過猶服也。勝有所勝也。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已。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一於紀凡軍欲其衆也。以多擊寡者。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至兵至德君之兵也。令無不化。故謂之至重。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提養也。不可搖蕩。物莫之能動。若此則敵胡足勝矣。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

者。其敵訓。令彊者不可犯也。令信者賞不僭。刑不濫也。故能使敵弱而屈服。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此近謂廟堂。彼遠謂原野。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已止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殺無道所以生有道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威以畏敵。人使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合交。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枹。鼓以進士干也。戈戟也。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窅窅乎冥冥。莫知其情。窅窅。窅音窅。此之謂至威之誠。誠實也。凡兵欲急疾捷

韓策曰執實音高成  
荆浩說文成荆古  
之而士也

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  
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  
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鳧舉  
死殯之地矣。起走舉飛也。免走鳧趨喻急。疾也。殯音悶謂絕氣之悶。雖有  
江河之險則凌之。凌越也。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  
陷壞也。弁氣專精心無有慮。無有由慮。目無有視耳  
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  
齊國皆懼。冉叔儀工田侯齊君也。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  
氏皆恐。豫讓晉畢陽之孫因族以為氏讓欲報讎殺趙襄子故趙氏恐也。成荆  
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又况乎萬乘之國而

掉為掉掉葉也

并當為折或云當為碎

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亦未接而欲已得  
矣。已得欲殺也。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  
若狂魄。咸皆魄飛蕩若狂人。形性相離。離違也。行不知所之。  
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  
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  
木擊木則拌。拌折也。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  
沈。以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  
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則得之矣。專諸  
是也。專諸吳之勇人為闔廬刺吳王僚也。獨手舉劔至而已矣。吳  
王壹成。專諸一舉而成闔廬為王故曰吳王一成謂專諸能成吳王也。又况

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躅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簡選

三日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率厚祿大將也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耨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長銚長矛也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為是鬪因用惡劍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銚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率

系當作累孟子梁惠王下係累其子弟

無擇為是戰因用惡率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

猶欲劍之利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陳簡選精

良兵械銚利令能將將之能將古者有以王者

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殷湯

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

移大犧祭多力能推大犧因登自鳴條乃入巢

門遂有夏殷湯遂有祭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

以恤黔首反祭之事祭為殘賊湯為仁惠故曰反祭之事遂其賢

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武王虎賁三

千人簡車二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

禽下當補推字推  
移大犧二人祭之  
臣厚子諫上作  
推後大戲  
墨子明鬼曰有刀  
勇之人推後大戲  
二人祭之臣多力者  
也太平御覽作推  
移

郭作都

榮

為禽

要成也。用子之。日獲紂於牧野。

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

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武王

克商以殺紂。親殷如周。視人如已。天下美其德。萬民

說其義。故立為天子。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

萬人以為兵首。首始也。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

南至石梁。石梁在彭城。西至鄆郭。鄆都在長安西南。北至今

支。支在遼西。中山亡邢。狄人滅衛。中山狄國也。一名鮮虞。在今盧奴西。桓公更立

邢於夷儀。更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兩之士

五乘。兩枝也。五枝之人兵車五乘。七十五人也。銳卒千人。先以接敵。

在申日士。諸侯莫之能難。及鄭之埤。東衛之畝。

反覆覆鄭城埤而取之。使衛尊天子於衡雍。文

公率諸侯朝天子于衡雍。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

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陣。與荆戰。五戰五勝。

遂有郢都。郢楚都。東征至于庫廬。西伐至於巴蜀。非

迫齊晉。令行中國。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

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材欲其精也。角猶量也。統

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

應也。不可為而不足專恃。此勝之一策也。

決勝

不字衍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  
 敵孤獨則上下虛一作民解落孤獨則父兄怨  
 賢者誹亂內作誹謗也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  
 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勇則能  
 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  
 破潰別辨實隆若鷲鳥之擊也謂如鷹隼感秋  
霜之節奮擊也  
 搏攫則殪殪死也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  
 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  
 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  
 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

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方道也惟  
 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典桀紂以亡巧  
 拙之所以相過過絕也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  
 鬪衆與不能鬪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軍  
 大卒多而不能鬪衆不若其寡也夫衆之為福  
 也大其為禍也亦大譬之若漁深淵其得魚也  
 大其為害也亦大為實溺則死故害大善用兵者諸邊之  
 內莫不與鬪雖厮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  
 勢使之然也厮役與衆白衣之徒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  
 以羈誘之也羈牽誘導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

之險以為已固。因敵之謀以為已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窮極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已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闡矣。闡布也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甲微隱蔽。此所以成勝。若狐之搏雉。俯伏彈信之不驚。憚遠飛。故得禽之。軍賊亦皆如此。故曰所以成勝。

尾

愛士

義上自大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左人取之。車兩馬在中為服。詩曰。兩服上裏是也。兩馬在邊為駮。詩曰。兩駮如舞是也。見左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駮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為韓原之戰。明年伐晉。惠公戰於晉地。之韓原。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



愛人上二有行德二字

公之左驂矣。環圍扣持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  
 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甲鎧也。陷之六札。莖人之  
 嘗食馬肉於坡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  
 繆公。疾鬪于車下。畢盡疾急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  
 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子為君  
 君正法以行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此逸  
 德無德不報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詩也  
 為賤人作君寬饒之以盡人主其胡可以無務  
 其力故繆公戰以勝晉  
 行德人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  
 皆樂為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  
 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廣門之官夜歛門而

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廣門邑名也。官小臣也。歛扣也。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  
 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諱胥渠  
 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安于簡子家臣簡子曰。夫殺人  
 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  
 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  
 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  
 人。皆先登而獲甲者。獲衣甲之首人主其胡可以不  
 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是  
 利而進。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且將也。傳曰見可而進。知

呂氏春秋 卷之八

夫下有我

難而退武之善經也。故以走為利。則亦無與接。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克故得生也。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敵負故我得殺敵也。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得勝則生。負則敗。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

呂氏春秋卷之八終

呂氏春秋卷之九

季秋紀

九月紀

一日季秋之月。日在房。季秋夏之九月。房東方宿。宋之分野。是月日躔

此昏虛中。且柳中。虛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日躔。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且時皆

中於南方。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

音商。律中無射。無射陽律也。竹管音與無射和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

而藏。無射。出見也。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

肝。候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

為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弱。未能及之。故於是月來。過周維也。賓爵者。老爵也。棲宿

淮南注毛作尾圖作

於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  
爵大水海也傳曰爵入於海為蛤  
菊有黃華

豹則祭獸戮禽殺獸四圍陳之世所謂祭獸戮

天子居總章右个右个北頭室也乘戎路駕白駱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糞廉以溲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人季秋

故務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

收舉五種之要冢宰於周禮為天官冢大宰治

種之要具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天子

所收之穀以供上帝神祇之祀故謂是月也霜

始降秋分後十五日寒露則百工休霜降天寒

禮記丁下有命樂  
正三字

故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

皆入室有司於周禮為司徒司徒主眾故命之

謂也上下入學習吹習禮樂周禮籥師掌教國

子舞羽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

大饗上帝嘗犧牲一日先殺合諸侯制百縣合

諸侯之制度車服之級各如其命數百縣歲內

之縣也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擯五擯為

縣者二千五百家也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

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

為度秦以十月為正故於是月受明年曆日也

職貢多少之數遠者貢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

7

卷之九

共  
不恐衍  
愛一作曾

淮南厲作廣

私。郊祀天廟祀祖取其事而已。是月也。天子乃  
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獲一作馬。五戎五兵謂刀  
擇也。為將田故習。辨五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於  
兵。選擇田馬取堪乘也。御田輅七駟於周禮。當  
旒。僕於周禮為田僕。掌稅之任。無七駟之官也。田  
僕。掌左車之政。令獵。輿受車以級。整設於屏外。  
者。揚於故載於政也。輿。受車以級。整設於屏外。  
也。天子外屏。屏樹垣也。爾雅云。屏謂之樹。  
徒。搢扑。北嚮以誓之。搢。插也。扑。所以教也。天子  
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射。是月天子尚武。乃  
飭。以射禽也。周禮司服章。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凡田冠弁服戎服垂衣也。祭始設禽獸者於四方。是月  
報其功也。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於四方。是月

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草木節解斧入山蟄  
蟲咸俯在穴。皆墮其戶。咸皆俯伏藏於穴墮塞  
斤。乃趣獄刑。無留有罪。陰氣殺。故刑獄當者  
也。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功德而受祿。  
秩也。不宜者。謂若屈到嗜芟。會誓嗜羊棗。非禮  
之養。故收去之也。一說言所養無勳於國。其先  
人無賢所宜養。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  
寢廟。稻始升故嘗之先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  
水。冬藏殃敗。民多飢窶。秋金氣水之母也。夏陽  
故大木也。火氣熱。故冬藏殃敗也。火金相并  
干。故民飢窶。鼻不通也。飢讀曰仇。怨之仇。行冬  
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冬令純陰

之象故多盜賊使邊境之人不寧行春令則暖也則土地見侵削為隣國所分裂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春陽仁故暖風至民懈墮也水干金

故師旅

並興

順民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說其仁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民之要也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穀不熟湯

乃以身禱於桑林桑林桑山之林能與雲作雨也曰余一人有

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

不敏不敏不材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天神曰神人神曰鬼穀者

故曰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髮斷其手以身為犧

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

乎鬼神之神化人事之傳也達通化文王處岐事

紂紂寬侮雅遜朝夕必時雅正遜順也紂雖冤枉文王而侮慢之文王正

順諸侯之禮不失其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貢職紂喜命

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

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紂常熨爛人手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

鄭名聖切音摩國  
名記高時國也又  
與摩同引名氏  
按下精通篇办若新  
鄭研

走其上。人墮火而死。觀之以為娛樂。故名為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

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

則賢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苦會稽

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

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靡曼好色耳不聽鍾鼓。三

年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內親羣臣。下養百姓。以

求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不敢獨食有酒流之

江。與民同之。投醪同味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

禁珍。珍異衣禁襲。襲重色禁二。二青黃也時出行路。從車

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瀆病。瀆亦病也。公羊傳曰。大瀆者大病也。

困窮顏色愁悴。不瞻者。必身自食之。於是屬諸

大夫而告之。屬會曰。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表。徼求。表善

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

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償。償。償也此孤之大願

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傷。傷

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不能以之害吳則孤將棄國家。

釋羣臣。服劔臂刃。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而臣

事之。服帶。臂手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孤雖知要領

不屬。屬。連首足異處。四枝布裂。為天下戮。孤之志

必將出焉。將必死。以出伐吳也於是異日果與吳戰於五

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殘矣。二年而霸。此先順民心也。越王先順立霸功也。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齊莊子齊臣也。和子齊田常之孫。田和也。後為齊侯。因日和子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言越王衰老不能復致力也。和子曰。以告鴉子。鴉子戰也。故曰而今已死矣。鴉子曰。已死矣。以為生。以為生為民所說。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

知士

三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

由

良工相馬工也。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成良馬。譬之若枹之與鼓。枹待鼓。鼓待枹。枹乃發聲也。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猶賢者能之也。靜郭君善劓貌辨。靜郭君田嬰文之父也。為薛君號曰靜郭君。劓貌辨之為人。也多訾。門人弗說。靜郭君門人不說也。士尉以證靜郭君。證諫。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竊私也。諫聽士尉之言。而止其去。靜郭君大怒曰。劓而類。劓滅而揆。吾家苟可以儻劓貌辨者。吾無辭為也。儻足也。揆度吾家誠可以足劓貌辨者。吾不辭也。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

戰國策曰太子相不仁過願  
不視若者信及神注云  
呂氏春秋過願逐視注  
願逐不仁人其說未詳  
劉辰翁曰過願即俗語  
耳後見聽家視即相法所  
謂下邪偷視  
願逐國策作願逐

暮進食。上舍甲第也。御侍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威王之子。靜  
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交接也。辭而之薛。與劑  
貌辨俱。俱。留無幾何。薛。劑貌辨辭而行。請見  
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公往必得死  
焉。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  
止。劑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劑  
貌辨見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劑貌辨  
荅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方為太子之時。辨  
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願逐。視若是者。倍  
反。願逐不仁之人也。過猶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願逐。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不若

汴一作沚

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嬰兒幼少之稱。衛姬所生校師其名也。威王之庶子也。靜郭君泣。一作汴。泣而曰。不可。吾弗忍  
為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為之也。必無今日之患  
也。此為一也。言靜郭君聽辨之言。則無今日之患。見逐之患也。此不見聽也。至  
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  
昭陽楚相也。求以倍地易薛之少。辨勸之可也。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  
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先王威王也。見惡於後王。先王其謂我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  
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也。宣王太息。動於顏  
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



知此客肯為寡人少來靜郭君乎。言猶可也劑貌辨  
 荅曰。敬諾。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  
 劍。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  
 因請相之。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十日謝病。疆  
 辭三日而聽。許聽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  
 人矣。知人知劑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為阻。此劑  
 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外棄其生命樂解人之患  
 往見宣王不避難之故也。  
 審已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雖當。

與不知同。其卒必困。當合也困於不知其故也先王名士達  
 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  
 海。水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  
 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以用故也  
 子路揜雉而復釋之。所得者小不欲子列子嘗  
 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子列子賢人體道者請  
喜關尹子喜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  
師老子也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弗知射所以退而習之三  
 年。又請。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  
 曰。知之矣。知射心平體正然後能中自關尹子  
求諸已不求諸人故曰知之

卷之九

卷之九

凡

新序  
韓非子作饒鼎左氏  
作饒鼎

新序賂作欲在字  
韓非子說林

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求諸已則存，求諸人則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反還也，以為非岑鼎故還也。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非。」齊侯使人告魯君言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魯侯曰：「柳下季以欺之而信。」魯君請於柳下季。欲令柳下季證之為岑鼎。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一作欲。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亦有國於此言已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

此能說作守信二字

新序雜五足作走是

往也。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非獨存已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論語云：非信不立。柳下季有信，故能存魯君之國。齊潛王亡，居於衛。亡出。晝日步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當已。」公玉丹答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耶？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潛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耶？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潛王不自知其所以為亡之故，愚惑之甚也。故曰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過也。過謂不忠也。潛

王愚惑阿順。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而說之也。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為之後。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而說之也。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非猶也。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其所以亡也。

精通

五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屬連也。淮南子曰。下有伏苓。上有兔絲。一名夕羅。詩曰。葛與女羅。施於松。慈石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

不慈者亦不能引也。樹相近而靡。或輔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為賊害人。故人亦延頸舉踵。負而去之。不遑安坐也。故曰。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身之令其志意愁戚不樂。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荆。言精相往來者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十五日盈。滿在西方。與日相望也。蚌蛤陰物。隨月而盛。其中皆實。滿也。月晦

誠

則蚌蛤虛。羣陰虧。虛蚌蛤肉隨月夫月形乎天  
 而羣陰化乎淵。形見也羣陰蚌蛤也聖人形德  
 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四表荒裔之民法聖人  
 使之。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虎也。飲羽至羽誠  
 以爲真虎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  
 馬也。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宋之庖丁。好解  
 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  
 九年。亦若新斲。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  
 期夜聞擊磬者而悲。鍾姓也子通稱期名使人  
 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

新序作昨日舍市觀  
 臣之田  
 有財當易地

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  
 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觀臣之母三  
 年矣。昔爲舍氏觀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  
 量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嘆嗟  
 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  
 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  
 已。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  
 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  
 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  
 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

呂氏春秋卷之九  
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神性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呂氏春秋卷之九

終

